

散文獎首獎

蝸牛的拳擊



謝瑜真

作者簡介——

謝瑜真，一九九四年生。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所創作組碩士。出身於台南一名叫灣裡的海邊小鎮，自此覺得自己與海脫不了關係。曾獲台北文學獎、台中文學獎、後山文學獎、金車詩獎等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《可能性之海》。

得獎感言——

寫完這篇文章後，我便對過去的自己有所交代。期望讀過作品的人愛護自己，在人生過程中試著不傷害別人，盡量善良，好好活著。謝謝每位評審老師的肯定，真心感謝。謝謝家人、文學路上的朋友，以及活到現在的自己。

蝸牛的拳擊

「不過拳擊很有意思的是，在當下腦袋會一片空白，進入『無』的狀態，也許她覺得那樣很舒服吧。」

——《惠子不能輸》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，我獨自報名了拳擊課。沒有告訴任何人，每個禮拜四傍晚，一個人在租屋處套房換上運動服，夕陽剛下山的時候，在昏暗的夕光下騎著機車到教室裡。

第一天上課時，我就發現每個報名者都是女性。有些是大學生，有些從言談中發現是已在上班的中年女性。教練走進教室後，看到全員女子也愣了一下，甚至像喜劇一般走到教室外看了看課表，發現沒有走錯，又回到教室裡說：「這堂課不是有氣拳擊，是以比賽、對打為主的拳擊課喔。」我們都點了點頭，那就是我們想要的。

接下來的一個月，我們都在練習基本動作。雙腳與肩同寬，左腳在前，保持腳掌的平行，膝蓋微彎，隨時維持移動的靈活度。雙手舉在臉頰的高度，圈起的手指要像分開的望遠鏡般，左手在前，右手貼著臉頰，隨時警戒。好幾個小時裡，我們就只面對著鏡子，如嬰兒學步般重複著基本動作，行

進。

「讓你的身體記得這個動作與步伐，以後在場上絕不能忘記移動的方式。學會出拳前，一定要學會這個。」教練說。

第一堂課結束後，外面在下著小雨。

冬天的花蓮經常下雨，在南部，雨多在午後盛大地下完，夜晚很少降雨，花蓮的雨卻不是這個模式，隨時會細細絲絲地落下。我沿著寬敞的馬路騎車回家，路面上，許多被輾破殼的蝸牛屍體泥抹地面，在速度帶走視線之前，我凝望著它們。

從小我就因為動作慢，被賦予各種行動緩慢的動物稱號，不只同學叫、老師叫，有時連我的家人也會說上幾聲。在這些動物中，我最喜歡的應該就是蝸牛了。其他生物不是擁有堅硬的殼就是少有天敵，只有蝸牛脆弱且渺小地爬。誰也想不到蝸牛能有什麼反擊，就像誰也想不到我在那些聲音中能有什麼反抗。

拳擊對以前的我來說，是再遙遠不過的運動。我母親在我小時候常說：「你這麼遲鈍，以後有什麼事是你做得好的呢？」

於是，在她過世三年後，我報名了拳擊課。

在拳擊的步驟裡，我最喜歡的反而是前置的綁繃帶。將一條長長的布條纏繞在手腕與手掌上，就像增生了一層新的殼。

大約一個月後，我們終於開始正式練習出拳。同樣也花了我們好幾週的時間。教練是個老派的人，學習的是老派的訓練，覺得拳的力氣愈大愈好，最好能一拳KO。即使是在追求速度大於力道的年代，他也秉持著重拳必須存在的理由。「當對手發現你每一拳都很重時，他自然就會害怕與你作戰。」教練說著。

出拳看似直覺，卻是比较像中複雜的動作，不只要將手用力揮出去，而是整個身體，從腳踝、膝蓋、腰、肩胛、上臂、手腕一連串力的推進。

「你要想像你是個彈簧。」教練說。我一個人練習時，總是在心裡重複這句話，一邊盡我所能全力打在沙包上，彷彿要烙上自己一樣。

教練是名壯碩的中年男子，感覺被卡車撞到也不會怎麼樣的那種。他年輕時是國手，曾參加過無數比賽，左側上排牙齒中有顆榮耀的缺牙。

有時他會分享以前出國比賽時發生的事，例如他曾從中國搭長途火車到歐洲比賽，在車上與其他國家的選手聊了好幾天。例如有次比賽前一天他去泡溫泉，結果隔天因為肌肉太放鬆導致無法出力。

「千萬不要讓你的肌肉太放鬆。」他說。「維持適度的緊繃對出拳是好事。」

我想不只是準備出拳的時刻，我幾乎隨時都很緊繃。後來想想，也許我一直處於備戰狀態。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從哪個事件？我已經無法確切得知了。

曾經用玩笑的口吻跟朋友說：「如果將我從小經歷的性騷擾故事寫成每週連載的專欄，大概可以連載個兩年以上。」雖然當時語氣輕鬆，說的卻是真的。如果人天生就分成倒楣與幸運的兩種類，我只是剛好是倒楣的品種。

但印象中，我從未爲了這些事哭泣過。從小我的腦中就產生了一套想法說服自己：我的身體會改變，所以現在被碰觸的這副身體總有一天會與被傷害當時的不同。就像蝸牛一樣，蝸牛跟寄居蟹不一樣，牠們的殼是自己長出來的，那副殼會長出更多的螺旋、更深沉的花紋。就像一副堅固的彈簧一樣。

也許在我的潛意識裡，哭了就像是真正認輸一樣。但某些時刻，總感覺眼淚仍留在體內，沒有發散。淚水在體內累積、成雲、雷鳴，淚雨在身腔中降下。每當睡前，淚的水循環就會被腦海裡的回憶觸發開始運作，每夜上演。

也許這也是爲何我搬到花蓮後對此地依戀不已的原因。不只因爲逃離了發生那些事的家鄉，夜裡那些點點滴滴的雨聲，也總是讓人覺得沒有那麼孤獨了。

某天，教練進教室時，神秘兮兮地帶著幾張紙。

「你們想要參加比賽嗎？」在大家一時反應不過來時，教練接著說明：「是全國性的比賽，但你們如果好好訓練的話，幾個月後也來得及參加，我覺得你們可以。」教練露出他的缺牙。「怎麼樣？要參加嗎？」

最後，我點了頭。

從那天起，原本一週一次的課程增加到一週三、四次。騎在機車上的我從穿著防風外套漸漸換成薄長袖上衣、T恤，教室逐漸變成需要開冷氣的氣溫。

教練並沒有因為我們是女性而過於寬鬆。一樣還是會在正午的操場旁練習，一樣會被念力氣不夠大、體能不夠好。晚上沒課的時候，我就跳繩、跑步，避開沒有人煙的田間小路，只在有人固定經過且有路燈的地方。

國中時，曾碰過差點被圍毆的情境。幾個男同學在我打哈欠時誤以為我在嘲笑他們，在教室裡將我團團圍住。其中一人抄起馬桶刷指著我的臉，距離近到我可以聞到上面的臭味。

在腦袋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，我的身體先做出了反應。我將對著我的馬桶刷棒子抓住，用力地扭轉，瞬間，武器到了我手裡。三個男生眼裡有些驚恐，但很快地恢復鎮定，對我說了些警告的話後，便各自散去。

解圍後，我默默離開教室，走到了無人的樓梯間，才聽見自己巨大的呼吸聲。

「防守有兩種方法，一種是閃避，一種是用拳頭拍掉對方的拳頭，你們想學哪種？」教練問。

「用拳頭吧！」一位同學用清朗的聲音回答。

除了一般的防守、移動、對練教學以外，其餘的時間我們都花在重拳的練習上。教練會舉著拳套，不斷叫我出拳，直至我揮出合格的重拳，他都會重複說著：「再來。」

「你沒事的時候可以用拳頭碰碰自己的臉頰。」有次教練對我說，一邊用拳套輕拍自己的臉。「可以先習慣被攻擊的感覺，到時比較不怕痛。」

我點點頭，但沒說出口的是，我並不怕痛，也感覺過痛楚。

分手多年的前男友有著情緒上的問題，只要他人不照他所說的去做就會反應激烈。還和他在一起的某晚凌晨三點，只是因為我在睡前做了抬腿運動，就在夢醒之間莫名地引來一記重拳打在我的左眼上。事發當下，我馬上起身跑去廁所反鎖自己，只想再避免任何攻擊。

在混亂的呼吸中，我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左眼白泛紅，流不出眼淚，五官是一片倉皇中組合起來的模糊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怎麼走到這一步的。

後來，走出門後，對方下跪道歉，說是一時糊塗。再後來，他拿這件事當做玩笑，說他沒打過我，是我自己撲向他的拳頭的。

過了不久，我趁遠距離時向他提出分手。他透過共同友人向我傳達，他手上有我的私密照。沒有其他簡訊或可視的證據，沒有其他威脅的動作，僅僅透過他人之口說了這句話。

大概是因為當時我母親剛過世，人生最大的恐懼已經實現，因此對於這句話我一點也不害怕。當時想得很簡單，如果他所說的照片真實存在且被外流了，那我會提告到底，我將捍衛自身。但事後我也意識到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的身體僅僅只是存在，竟然就能成為傷害我的工具。

肉身的作用該是這樣嗎？當我揮拳時，我的腳踝在轉動，我的腰部在轉動，我的手腕在轉動，那些精細且包藏皮下的肌理血肉，會在那刻讓我知道：它們因我而存在，我也因它們而存在。

我揮出右拳，沙包上一聲悶沉的巨響，代替了我的話語。

後來，在這樣規律的日子中，疫情像顆煙霧彈一樣一瞬間爆開。

一開始大家以為不會有太大影響，但剎那間大家都籠罩在病毒的霧裡。我們從拳擊教室被換到開放的大禮堂上課，從無防護到全員都要戴著口罩不得摘下。最後，教練在通訊軟體告訴大家，無可避免地，拳擊課全面終止，七月的比賽也就此取消。一切就像馬匹跑過一樣，在短短的幾日中發生。

我從與人頻繁接觸的生活變得只能一個人獨處。後來，我因工作問題離開花蓮。原本應該站到擂台上的七月，變成了一場慌亂倉促的遠行。

我戴著口罩坐上火車，在遠離花蓮、遠離拳擊教室時，似乎也有什麼跟著被拉扯，我感覺到，彈

簧開始變得疲乏了。

再次見到蝸牛，是搬離花蓮兩年後的事。

那時，Me Too之風吹起，我也私下與朋友們分享了我的創傷，卻意外流露了風聲，往昔傷害過我的人又開始隔著距離侵擾我，原本平穩的日常陷入一陣混亂。

有天，在工作時我收到通知，得知有人在網路上散播針對我的惡評。剩餘的上班時間，我用臉上的肌肉撐起笑容面對客人，在關門收店時才發現自己今天找錯了錢。

一段影片在網路瘋傳，陸生渦蟲捕食蝸牛，原本緩行的蝸牛劇烈掙扎，依然殞命。我曾以為，我們所經歷的一切會使我們變得特別，變得與眾不同。有時是如此，有時卻也如此無能為力。

一次洗菜時，我在高麗菜的葉縫中看見了一個小小螺旋，是隻小蝸牛。牠慢慢地沿著葉脈攀爬，似乎毫不知道自己的命運。

我再度想著，竟然有生物可以長出這麼美麗又規律的殼。而後想到，自己不也是一路走來，長了一副屬於自己的殼嗎？想到這裡時，我歎了一口長氣，憶起在花蓮寒冷的冬夜裡，第一堂拳擊課結束的夜晚，我也帶著炙熱的身體在教室外望著自己霧白的呼氣升上空中。

一天早晨，我起床後到浴室梳洗，我在鏡中端詳自己的臉，在這幾年，我才有種看清自己面容的

感覺。在臉上，我看見一條淺淺的法令紋浮現了出來，我知道，我又長大了一點。

我拿出塵封已久的手綁帶，一圈一圈纏上自己的手，在社區庭院找了面廣闊的牆，像從前練習時那樣對著牆想像一個點，朝其揮拳並在牆前停下，像個規律的彈簧，重複不止。

也許是在這恆常的、反覆的動作裡我才知道，這時所感覺到的平靜與專注，才是我一直想要的。沒有人可以保證我們再也不會遇到那些事，但我們能做的就是——一直長大，使出我們所能揮出最用力的拳。我想到最後幾堂拳擊課時，當我揮出合格的重拳時，教練對我點點頭說：「看吧，你可以做到。」

在盛大的汗水流下時，那些水珠流進眼裡，帶起溼潤的水氣。我感覺到，那些雨正要降下來，就要成為海洋了。

評審意見

平凡的勇氣

林俊穎

若將此文歸檔為女性書寫，是限縮了文章的格局，也是讀者的錯失。這是一篇平凡人如你我人生行旅的自白，母喪之後，呼應那則古老神諭「知道你自己」，她盤整、療癒、解放、強化自己再出發。敘事脈絡有層次有結構，敘述節奏不疾不徐，樸素行文下有張力有氣旋，讓讀者動情也共鳴。是人皆有創傷與受辱，只是有淚不輕彈，必須藉此書寫釐清也看清，心理清創才得以見效。作者以蝸牛自喻，拳擊教練則以輕盈彈簧期勉之，因此彈簧、繃帶纏繞拳頭、脆弱蝸牛殼的漩渦三合一，構成絕佳的視覺象徵，更帶出歧義與意義的豐富。作者反覆檢視軟弱與懦弱是否只是一線之隔？因此練習拳擊不是要復仇，而是強健自身，朝向「戴著大鵝絨手套的鐵拳」目標前進。